

历史新阅读丛书

宋朝

果然很有料

第五卷

张晓珉◎著



神奇婚姻缔造帝国基业 偏安南隅终致崖海沉沦

宋朝三百年

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
通俗说史，讲透北宋与南宋

宋仁宗即位后，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、包拯等能臣良将陆续登上历史舞台，共同谱写帝国璀璨的史诗。然而，仁宗一朝，边境战乱再起——西夏进犯、宋辽博弈。连续多年用兵，最终导致朝廷“三冗三费”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庆历新政推出……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宋朝

第五卷

果然很有料

张晓珉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朝果然很有料·第五卷 / 张晓珉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008-6689-3

I. ①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宋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4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7232号

宋朝果然很有料·第五卷

- 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葛忠雨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0.75
字 数 350千字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8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第一章 女主天下 / 1

就这样把你们征服 / 1

处理前朝余孽 / 3

刘娥的艺术 / 6

钱惟演下岗 / 8

下一任宰相 / 12

第二章 宫廷斗争 / 16

王钦若病逝 / 16

开除曹利用 / 20

“黄袍加身” / 22

被贬的真正原因 / 25

彻底陨落 / 28



第三章 改朝换代进行时 / 31

- 王曾下岗 / 31
- 第二个武则天 / 34
- 鱼头宰相 / 37
- 三件大事 / 39
- 改朝换代 / 41

第四章 功亏一篑 / 45

- 刘娥的对手 / 45
- 吕夷简的本事 / 47
- 为“那个人”争取权益 / 49
- 大火见人心 / 54
- 刘娥病逝 / 56

第五章 烟消云散 / 61

- 开始清算 / 61
- 荒唐王爷 / 65
- 中计出局 / 69
- 盖棺论定 / 72
- 最后的“狸猫换太子” / 78

第六章 千古仁宗的那些事 / 80

- “仁宗”由来 / 80
- 严以律己 / 83
- 宽以待人 / 88
- 远离小人 / 90
- 善断家事 / 93

第七章 后宫恩怨录 / 97

- 不分畛域 / 97
- 以德服人 / 100
- 一个响亮的耳光 / 103
- 我要休妻 / 105
- 废后的真正原因 / 110

第八章 另类皇后 / 114

- “陈子城”的闺女不行 / 114
- 怪事代代有，宋朝特别多 / 117
- 荒唐老公 / 120
- 软弱可欺 / 122
- 率众平叛 / 125
- 离奇的案件 / 128
- 奇怪的结局 / 131

第九章 宋朝最具争议的宰相 / 135

- 吕夷简的为官处世之道 / 135
- 整人的艺术 / 138
- 驱除李迪 / 141
- 智斗王曾 / 143
- 落败而归 / 145

第十章 宋朝最伟大的宰相 / 148

- 卑微的童年 / 148
- 划粥断齑 / 150
- 宋朝国号的由来 / 152



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 / 154

哥，就是这样自信 / 155

第十一章 建功立业 / 158

复姓归宗 / 158

修建“范公堤” / 160

大宋第一“命好”官员 / 164

小事定终身 / 167

大宋第一“惹祸”官员 / 169

第十二章 两起两落 / 172

前程似锦的官职 / 172

天下，两种人而已 / 175

重回朝廷 / 177

死磕到底 / 180

第二次下岗 / 183

第十三章 以天下为己任 / 186

郭皇后“病逝” / 186

开封府尹“范青天” / 190

贤臣也有犯晕的时候 / 193

《百官图》之斗 / 195

第十四章 六一居士的那些事 / 199

第三次下岗 / 199

宋六家之首——欧阳修 / 201

- 少年成名 / 204
风流才子 / 206
欧阳修的为官之道 / 210

第十五章 被罢黜的岁月 / 214

- 《与高司谏书》 / 214
天下第一骂人男 / 217
“三黜人”的困途 / 220
《灵乌赋》 VS 《灵乌赋》 / 222

第十六章 继续说西夏 / 227

- 北宋“战神”曹玮 / 227
三个预言 / 232
李元昊即位 / 236
“改造”进行时 / 239
继续改造 / 243
一个新时代 / 248

第十七章 宋夏之战 / 253

- 宋朝的对策 / 253
李元昊出征 / 256
三川口之败 / 259
大雪退兵 / 264

第十八章 书生秋点兵 / 266

- 神奇的身世 / 266



- 重新出山 / 268
- 天生将才 / 270
- 二将分歧 / 274
- 再起狼烟 / 276
- 好水川之败 / 279

第十九章 宋辽博弈录 / 283

- 辽国的威胁 / 283
- 为什么推荐他 / 285
- 临危受命 / 288
- 艰难的谈判 / 291
- 又一次“三千打六万” / 294

第二十章 天下太平 / 297

- 再起波澜 / 297
- 宋辽议和 / 301
- 李元昊“投降” / 304
- 庆历合约 / 306

第二十一章 重塑国家 / 309

- 三冗三费 / 309
- 千呼万唤始出来 / 311
- 再出山 / 314

尾声 庆历新政 / 318

第一章 女主天下



🌐 就这样把你们征服

自古以来，新皇登基后，为了笼络人心，都要封赏天下、给大家加官晋爵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刘娥没花费一钱一物，就把群臣给征服了。

原来，丁谓倒台后，很多官员心惊胆战、惶惶不可终日。因为，丁谓大权独揽时，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，很多官员都给丁谓递过表示顺从的书信。

如今，这些书信就在丁谓的府里，如果刘娥愿意的话，她完全可以凭借这些证据，给他们贴上一个“丁谓同党”的标签，一起发配到海南岛！

然而，群臣眼中的罪证，却成为刘娥收买人心的最好礼物。

史料记载，铲除丁谓后，刘娥第一时间颁布了一道圣旨——中外臣僚曾有与丁谓往来者，一切不问。

此外，为了消除大家的戒心，刘娥当着群臣的面，放了一把大火，把群臣与丁谓交好的书信，都给烧了。目睹了这一切后，宋朝官员都长嘘一口气。

以上，就是刘娥赐给群臣的恩。



对待自己人，用恩足矣；但对待外人，则只能施威，这才是唯一的正道。

下面，就是刘娥送给敌国的威。

这个威，就是用强硬政策，向辽国宣布自己的主权。

史料记载，宋真宗下葬后，刘娥立刻送给辽国一封外交文书。在这封文书中，刘娥不仅告知了先皇病逝的消息，还告诉了辽国一个事实——现在，我们宋朝换皇帝了。但是皇帝还小，一切由我做主。以后有事，要找我商量。

我是谁呢？我是刘娥，你的刘大嫂，你们辽国传说里的那位强悍无比的宋朝刘太后！

如果不相信你大嫂实力的话，请看看宋朝现在的年号，就会一目了然了。

宋朝现在的年号，叫作“天圣”！

何为“天圣”？“二人圣”是也！

可见，刘娥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，如今这个宋朝，是太后和皇帝共同治理的国家，你们谁敢不服？

当时，耶律隆绪看完文书后，要回信呀。对于这个问题，辽圣宗想了一会儿，转身对一旁的萧皇后道：“我看这个回信，还是你写吧。一来，你们都是女子，互相通信方便；二来，我也让你在南朝露露脸，增加一些威望。”

就这样，在这封强势的“宣布主权”书信的作用下，刘娥在异族人眼中，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强势媳妇，一个不亚于萧太后的强悍女子。从此以后，辽国人再也不敢轻视这位大嫂了。

辽国人不敢轻视刘娥的现象，竟然起到了连带的效果。得知刘娥的强悍本色后，西夏的李德明也服软了，再次声称自己叫“赵德明”，并派使者上京。在吊唁宋真宗的同时，也来窥视一下这位传说中连辽人都“害怕”的刘太后。

此后，李德明一直很乖，他一直听从刘娥的领导，再也没有窥视过中原。

至此，在刘太后的恩威并施下，政权平稳地完成了过渡，边境一片良好，朝廷也一片和谐。

接下来，刘娥就要处理那两个前朝的余孽了。

那两个前朝余孽，就是那对欢喜冤家——丁谓、寇准。

史料记载，丁谓在崖州待了三年后，因为表现良好，最终，被刘娥赦免，得以迁回内地，在雷州一代居住（后迁徙至道州）。

后来，为了改善生活水平，丁谓频繁向朝廷示好，并用“九万里鹏容出

海，一千年鹤许归还”的诗词打动了皇帝。

宋仁宗亲政后，宽恕了丁谓，允许他在光州（今河南潢川县）安家落户，并授予了他一个秘书监的官职。

在光州居住期间，丁谓虽重返官场，却再无执政的想法。晚年的他，彻底皈依佛门，不再过问世事了。

也许经过了太多的宦海沉浮，丁谓早已看透了世间百态，他大彻大悟，潜心修佛，寻求一个真正的解脱。

宋仁宗嘉祐四年（1037年），丁谓得到了解脱，他病逝于光州，享年71岁，也算是一个长寿之人了。

盖棺论定一下吧：

综观丁谓的一生，可谓毁过于誉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早年时，丁谓以一代才子的身份进入政坛，备受瞩目；他又以干练精明的工作态度，得到了一个“能臣”的美名。当时，所有人都认为，丁谓将成为韩愈、柳宗元式的人物，成为一个治世之能臣、文坛之领袖，他甚至能替代欧阳修，成为“宋六家”之首。

然而，在官场之路上，丁谓却选择了一条投机取巧、阿谀奉承的道路，弄权祸国、害人害己，最终成为杨国忠、李林甫式的人物。

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——丁谓的一生，足以成为一部经典的人生教科书，留给后人，慢慢品味。

当然，虽然丁谓的结局不怎么好，但是比起下一位则要好得多。

这一位，就是寇准。

处理前朝余孽

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闰九月初七，一代名相寇准病死在了“到海只十里”的雷州，享年62岁。

此时此刻，距离寇准金榜题名、进入仕途，已经过去了43年；此时此刻，距离他游说太宗，册立赵恒为太子，已经过了29年；此时此刻，距离他用一己之力，签署澶渊之盟，已经过去了19年；此时此刻，距离他第五次被轰出



京城，被贬入雷州，仅仅过去了一年零七个月。

寇准一生所有的光荣与耻辱，都将伴随他的死，被永远地尘封在历史的长河里。然而，寇准虽然死了，他的动静依旧巨大无比，依旧余波未平。

因为，寇准死后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迁坟事件”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并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被记录在了历史里。

原来，寇准死后，他的夫人宋氏（寇准的夫人叫宋娥，是赵匡胤宋皇后的小妹）上书朝廷，希望把寇准的灵柩运回长安，埋入下邳（今陕西省渭南市）寇家的祖坟内。

在当时那个叶落归根、入土为安的年代里，宋氏的这个要求，合情合理，朝廷不管怎么反对，也不能驳回。毕竟，寇准已经死了，你总不能让寇准埋在雷州，当一个孤魂野鬼吧。

对于这个“本家亲戚”的请求，刘娥没有丝毫的反对，第一时间批准了。只不过，她依旧耍了一个小心眼。

当时，刘娥经过精心计算后，给了宋氏一笔运费，用来运送寇准的灵柩。然而，这笔运费，只够把寇准的棺椁运到洛阳，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。

洛阳、长安……这两个城市距离有多远，众所周知。从洛阳运送到长安，根本不需要多花几个钱，刘娥也绝对付得起！而且，当时的大宋王朝，也不在乎这几个钱。然而，在前宰相的丧事上，大宋王朝却如此抠门。可见，这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这种结果说明了什么——刘娥这么搞，就是诚心恶心寇准了。她就是不给寇准继续“前进”的经费，让寇准看着自己的祖坟，近在眼前，却无可奈何，只能独自伤悲。

看来，刘娥对寇准的恨，真是至死不渝。即使寇准死了，这个女人也不能释怀。

当然了，不给寇准的棺椁拨经费，除了恶心寇准外，刘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用义——这个女人在杀鸡儆猴，她要用寇准这个死人做一次试探，看看官场的反应如何，群臣是不是臣服自己。

史料记载，这次试探的结果非常好，群臣的反应非常平淡。当时，明知道刘娥这样做不对，是在欺负寇准，但是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群臣竟然没有一个人给寇准说好话。这些人也没有借钱给宋氏让她继续前进，带着寇准的棺椁返

回西安。

一群软蛋……

虽然群臣的反应软弱无比，但在民间，老百姓的反应却强硬得多。沿途百姓皆发自内心地祭拜寇准，他们的这种举动，也让人感动不已。

史料记载，寇准的灵柩北上时，凡所到之处，皆哭声震天。

寇准的棺槨经过荆州公安县（今湖北公安）时，当地有一个习俗，祭拜圣贤时，要砍下竹子，上面挂上纸钱，插在道路的两侧，以示尊敬。寇准的棺槨到来后，老百姓就用这种方式祭拜他。

寇准的棺槨离开后，居民就把这些竹子收集了起来，随便找一个地方掩埋了。结果，第二年开春后，这些竹子竟然长了出来，形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。

见此情景，荆州人大吃一惊，他们认为这是寇准在天有灵，护佑苍生了。于是，他们就把这片竹林叫作相公竹，并在这里修建祠堂，安置了一面寇准的神牌，年年进贡，岁岁祈福。

荆州百姓的这种举动，正如明朝圣贤王阳明说的那样：“人人自有定盘针！”天下的公理和正义，不在掌权者的手中，也不在那些后世杜撰的历史书中，更不在那些顶礼膜拜的庙堂之内，而是在天下人的心里！

哪怕刘娥再迫害寇准，朝廷再诬告寇准，史书再玷污寇准（说他腐败奢靡），但在老百姓的眼中，寇准依旧是他们的好宰相。

老百姓心里的好人与坏人的衡量指标，其实非常简单。

“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罪，人们不必熟知法条，只需根据风俗习惯、社会道理、人之常情、自己的良心，便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。”这是美国陪审团判断一个人有罪、还是没罪的法则。同样也适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。
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对于一个人物的成败，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顾忌，也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，也不会明白朝廷那些什么利害关系，他们只会用最简单的、最原始的标准来衡量，辨别善恶，区别忠奸。

能够结束战争，让百姓免于兵祸；能够为民请命，替百姓说话；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，真正为百姓干几件实事。这种让百姓安居乐业的人，才是一个好官、一个好人。



仅此而已。

虽然寇准在安葬时，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。但是，只要百姓还爱戴这位好宰相，那么总有一天，寇准都将受到应有的待遇。

不管多远，这一天，也总会来到。

史料记载，寇准病逝十年后，宋仁宗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三月，终得平反。

这一天，宋仁宗下令，将寇准的灵柩运回下邳，让他落叶归根。与此同时，朝廷恢复寇准太子太傅、中书令、莱国公的官职。

两年后，即宋仁宗景祐（1035年）七月，当平反工作结束后，宋仁宗正式赐予寇准一个谥号，以表其一生的功绩。这个谥号叫“忠愍”。

根据谥号解释：临患不忘国曰忠；推贤尽诚曰忠；危身利国曰忠；廉方公正曰忠；事君尽节曰忠；身报国曰忠；教人以善曰忠；世笃勤劳曰忠；死卫社稷曰忠……寇准一生对国家、对朝廷、对百姓尽忠职守，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这个“忠”字，寇准当得起。

再说“愍”，根据谥号解释：在国遭忧曰愍；在国逢艰曰愍；祸乱方作曰愍；危身奉上曰愍。

可见，这个“愍”字，是一个同情类的谥号。这也充分说明，朝廷已经承认自己错了，寇准确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所以现在赐给他“忠愍”的谥号，算是对他谢罪。

至此，得到这么一个谥号，寇准若在天有灵，也足以瞑目。

刘娥的艺术

处理完了这些前朝余孽后，刘娥终于能够腾出手来，开始处理朝政，打造自己的内阁班底了。

刘娥深知“一个好汉三个帮”的道理，若想治理好如此庞大的国家，自己纵然有三头六臂，也绝不可行。因此，刘娥要找到几个合格的帮手，帮助自己一起治理这个国家。

那么，刘娥的这些帮手是谁呢？

当时，群臣中拜相声音最高的人，就是王曾了。毕竟，论资排辈，王曾资格最老；按功劳（干掉丁谓）计算，王曾功劳最大。毋庸置疑，下一任的宰相，非王曾莫属。

然而，等刘娥颁布了新一任宰相的名字后，群臣都傻了眼。大家万万没有想到，刘娥选中的那个人，竟然是他！

这个人，就是之前一直默默无闻，也没什么政绩的——冯拯。

这是什么情况呢？

纵观史料，冯拯这个人颇有意思。宋太宗时期，冯拯担任地方长官，干得风生水起，政绩斐然，他还上呈一份奏折，把寇准轰出了朝廷。然而，进入宋真宗时期，冯拯到朝廷任职后，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锋芒全无、再无政绩了。

整整宋真宗一朝，不管王钦若、王旦、寇准、丁谓等人斗得多厉害，也没有看见冯拯支持谁或者反对谁。整个人就跟哑巴似的，唯一的一次发声，也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。

冯拯唯一的一次发言，就是在“澶渊之战”时，他痛骂高琼对皇帝无礼。结果，冯拯不但没替皇帝出头，反而被高琼恶心了一顿，并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“北宋年间，唯一一个被武官讽刺的文官”的记录。

可见，这么一个人，要本事没本事、要威信没威信，刘娥为什么要重用他、让他当宰相呢？

关于这个问题，史书给出的答案是——冯拯与另一个宰相钱惟演不和，刘娥重用他，可以让权力制衡，重新维护官场平衡。

事实正是如此。

史料记载，冯拯确实跟钱惟演不和。不管是什么场合、什么事情，他都要跟钱惟演较量一下、至死方休。

前面讲过，丁谓倒台前，刘娥准备偷偷办他。当时，为了推倒丁谓，刘娥颁布了一道圣旨，念及王曾、冯拯、钱惟演“办公辛苦”，特赐他们去资善堂用膳。

当然，所谓的用膳，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，刘娥要把这些宰执秘密聚在一起，共同给丁谓定罪。

大家都在江湖混，谁也不傻，看见刘娥如此安排，丁谓就知道自己悬了。



于是，丁谓特意跑到资善堂，求情于自己的好友钱惟演：“待会儿，若出现了什么对丁某不利的消息，还望钱公美言几句。”

当时，钱惟演正在吃饭，他端起饭碗，起身回敬道：“丁公放心，我当尽力，无大忧也。”

然而，等说完后，钱惟演突然就觉得不对劲了——怎么后背传来一股冷气？一回头，钱惟演吓了一跳，但见冯拯正在对自己怒目而视。钱惟演吓得大惊，手里的筷子都掉地上了。此后，众人商量丁谓的事情时，钱惟演紧闭牙关，一句话也不敢说了。

这种冯拯和钱惟演不和的例子，还有很多。

钱惟演下岗

一次，有人提议，要在枢密院内竖一块石碑，把历任枢密直学士的名字刻上去，以作勉励。

冯拯等人认为这个建议很好，就同意了。然而，在统计名字时，钱惟演却把寇准的名字删去了。理由是，寇准结交匪人，意图谋反，理应删除。

借口合情合理，刘娥跟寇准有仇，删除寇准的名字，也符合太后的心意。然而，对于这个建议，冯拯却强烈反对，他还是把寇准的名字刻了上去。

要知道，冯拯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他跟寇准没什么私交，甚至有仇。冯拯之所以替寇准说话，只不过是遵循着“敌人的意见，我们就反对”这一基本惯例罢了。

虽然冯拯有私心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的这一举动，到底还了寇准一个清白，并为自己赢得了个爱护忠臣的美名，也算是无心插柳了。

后来，由于天天不和，冯拯和钱惟演终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这哥俩决定兵戎相见，大干一场，把其中一人轰出朝廷。

首先发动进攻的就是冯拯。冯拯用的办法非常简单，就四个字——直接告状。

史料记载，有一天朝会中，冯拯突然发难道：“请求罢免钱惟演的官职！理由是，钱惟演的妹妹是国舅爷刘美的妻子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戚。我朝